

水做的城市

唐荣尧



如果知道600多年后，自己镇守37年且终老于此的城市会以“塞上湖城”定位，朱旃定会感叹，下令修建丽景园多么前瞻。

朱旃是朱元璋第十六子，被封庆王，就藩宁夏。当年，思念江南的朱旃下令把宁夏镇城（今银川所在地）东郊的王府果园改建为消遣自娱、吟诗会友的东湖，并在其中修建了一座水上乐园——丽景园。公元1408年的端午节，朱旃在新建成的丽景园宴请宁夏镇城重要的官员、诗人，兴奋地让人朗诵自己创作的《端午宴集丽景园序》。丽景园成了朱旃每年夏天必去的游乐之地，他在那里创作了诸如“鸣鸠频唤雨，布谷苦催耕。麦浪因风起，戎葵向日明”的诗句。

朱旃对湖的偏爱与重视，开启了这座边城歌水、乐水的习俗。如果说流淌了千年的汉渠、唐渠、吴王渠是养活农田的血管，是百姓眼里收成的保证，是一篇篇关于民生的报告文学；纵横于城乡间的七十二连湖，便是水草、鱼类、湿地的床，一道道古老的波光成就了“月湖夕照”“东湖春涨”“连湖渔歌”等人文与自然景观，是这座城市轻声念诵的一首首朦胧诗。

城是美人，湖是痣。银川的湖和这个城市一样，低调、精致却韵味十足，少了一份张扬，像大西北的农家女子低调而沉稳，不仅为银川赢得了“塞上湖城”的美称，让它拥有西北地区众多城市羡慕的“肺活量”，也让市民过上了有湖的生活。

城是湖的鸟鸣，湖是城的镜子。对于城市居民来说，垂钓、滑冰、荡舟等因湖而生的休闲运动以及城市扩



路过四川成都，到杜甫草堂看了看。

走进景区大门，高大的香楠树遮天蔽日，青翠的竹子茂密如云。亭台楼阁、小桥流水，整体建筑风格既有纪念祠堂的庄重和肃穆，又有江南园林的婉约和灵动。

公元759年冬天，杜甫为避安史之乱，携家人入川，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筑草堂住下。杜甫在此居住三年零九个月，写诗240余首，其中包括《春夜喜雨》《蜀相》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等脍炙人口的名篇。

在写有“花径”的指示牌前，我停了下来。杜甫有一首《客至》，里面写过“花径不曾缘客扫，蓬门今始为君开”。诗中所提到的“花径”应该就是这里。查资料得知，客人是一位姓崔的县令，是杜甫的好友。从诗中不难看出，杜甫当时的生活虽然清贫，却是安稳、闲适、满足的，毕竟在饱经战乱之苦后，他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处所。

杜甫早年多次应试不第，后来困守长安十余年之久。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不住声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”是那段辛酸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即便如此，他的才识仍然未能得到赏识，他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美好愿望最终成为泡影。杜甫的一生命运多舛，除去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岁月，剩下的差不多都是在奔波忙碌、颠沛流离中度过。在成都草堂近四年的生活，当是他一生值得珍惜的美好时光。

在大雅堂门口，有一尊杜甫的黑铜坐像，周围数从疏竹迎风摇曳。只见杜甫的头微微侧着，眉头紧皱，双目低垂，一脸凝重。他的身体瘦削、单薄，长衫下的根根肋骨似隐若现。从雕塑反映的人物状态来看，应该是取材于杜甫凄凉的晚年。忽然

建形成的格局，让大家觉得湖就在眼前晃动，在家门口的公园里隐居，在公交车路过的林带里自我沐浴。

在银川，河是渠的祖先，渠是湖的家乡，湖是湿地的子宫。河分出的水流淌过古渠，干渠、支渠、分渠、毛渠等渠系造就了众多的湖，湖衍生出一片又一片湿地。

唐徕渠和汉延渠像银川的上下眼皮，沿渠栽种的古柳在初春绽放出一抹抹嫩绿，像城市之眼的眼睛漾漾着春意；秋天，古渠周围大片大片的稻田，在风的吹拂下仿佛橘猫朝天露出

的金黄肚皮，起伏如乐谱上的音符。如果把唐徕渠比作银川的上眼皮，唐徕渠往西10多公里，纵贯南北的西干渠给银川之眼割出了一道双眼皮；汉延渠是银川的下眼皮，它东边的惠安渠像是在下眼圈也割出了一道双眼皮。

在一道道睫毛般的古渠呵护中，银川眨动着温润、优雅的城市之光。

对于老银川人来说，渠的实用性让他们觉得渠比湖亲，红花渠是明代专门为浇灌给朝廷进贡的荷花而建，唐徕渠、西干渠、汉延渠、惠安渠、民生渠、五七渠、第二农场渠等渠道主要用来浇灌良田。穿渠而过的渠水，带给庄稼、林木以力量，带给城市居民以天然馈赠，还有“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”“国际湿地城市”这样的荣誉。

城如春柳，渠是风。2公里长的典农河被凿通，也贯连了古今。公元前112年，北地郡上河典农都尉冯参受朝廷所派，在今银川市兴庆区东郊掌政镇注路村督修“北典农城”，为银川建城之始。典农河和银川最早的乳名之间，虽然相隔2100多年的时光之河，但“典农”二字，却像一根银针将它们穿在了一起。

典农河为银川提供了一条水的新路，当沿岸出现一幢幢新楼盘，逐渐兴起的酒吧茶楼披上迷离的灯光和音乐的夜衣后，市民们才发觉这是一条流银之川，是真正的浓缩版“银川”，它无异于南京的秦淮河、太原的汾河和聊城的双运河扮演的角色。

典农河和西湖改造出的阔海，让“湖城”的水在内容上更加丰富，是

一幅集合了河、湖、海、渠、湾、塘等形态的立体水卷。

古渠和湖泊，一直是驻守于此的王爷将官、投笔从戎的边塞诗人甚至来到这里的帝王赋诗歌颂的对象。明清时期，无论是王琼、杨守礼、俞益谟、赵良栋这样的高级将领，还是康熙这样的帝王，面对浩浩如河的古渠，诗歌创作的闸门如渠闸一样打开，他们都留下了关于古渠的诗歌。

这座水做的城市，每一寸土地都湿润如三月的柳芽，自然就带来大面积的稻田、数量庞大的鱼类以及钓鱼爱好者。水以水的形态出现时，人们可以池塘钓鱼、龙舟比赛、水边烧烤、钓鱼空间游玩、滨河大道上兜风；水以冰的面孔出现时，人们可以冰钓、滑冰、打陀螺……水带来的“慢”生活，让这座城市仿佛一锅文火炖着的大菜，冒着一股悠闲的热气，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。

这是一座水做的城市，有着温润、谦逊、乐善的城市性格，自然也有着水一样的品行。银川和水互为镜子，从容地打发着各自的岁月，映照出对方的状态 and 心态。

上图：在银川，碧水蓝天和湖泊湿地交相辉映，与远处巍峨的贺兰山形成了一幅塞上美景图。

袁宏彦摄（人民图片）
左图：宁夏银川市市民在花园园畅游花海。袁宏彦摄（人民图片）

耸立云天，是莽山的镇山神柱。岩壁上还有从山顶流下来的泉水，清澈而甘甜，让人缓解疲乏。仙雾停在空气中，远处便是七星崖，这里有一个上古传说，嶙峋岩壁上的神秘故事吸引了众人驻足观看。

相传盘古开天地前，天上原有南斗七星与北斗七星相对辉映，天地因此混沌，难分南北。后来盘古开天辟地，便把南斗七星摘了，只留北斗七星以指示北方，而南斗七星便落在了这里。更有游人相传，七星崖得名于七仙女，古代有七位仙女下凡到会绿意盎然。

行至山间，独特的峭壁怪石和水色天光映入眼帘，云气中混合着雾气，犹如天上的某处皇官圣地有仙女在挥舞裙裾。放眼望去，已是白茫茫一片，往后已不见回头路。仰头看向前路，如漫步云海，险峰怪石仿佛伸手就能触摸，我暗暗地想，走这一趟，身上可能也会沾上点灵气。登上莽山的台台山顶峰后，极目远眺，有“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”之感，浩浩荡荡的云层汹涌而至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

此，见到这里波光岩影，浑为一体，乃人间仙境，美不胜收，于是化为七座美丽的山峰常留于此。

莽山有众多近乎垂直的山路，受山形走势影响，景区配备了自动扶梯和升降机、爬楼机以及单线长达3700米的架空索道。走在回程路上，原始森林的美貌被呈现得淋漓尽致。走过险峻的石道后，是平缓宽敞的步道，身旁便是气势磅礴的陡崖和森林，岩壁形状怪异，花岗岩质的山体红棕色居多，青绿色次之。在莽山，还能体验到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，在高浓度负氧离子的山水间享受疲劳后的愉悦。

指峰飞渡、云栈漫步、金边揽胜、天梯观海，走过一次莽山便会终身难忘。豪情万丈，从不含蓄内敛，是莽山的特性；无所保留，以高耸之躯包容万物，是莽山之灵魂。

上图：游客在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莽山五指峰景区游玩。刘贵雄摄（人民图片）

一处水域，河中心一座近200米长、10米米宽的狭长小岛上，杂树野草茂密，这里成了斑头鸭、黑头鸭、野鸭等鸟类的快乐天堂。吃饱喝足的斑头鸭、灰麻鸭嘎嘎叫，野鸭正啄着一条鱼，兴奋地昂首伸脖，抖动翅膀。在城澜的大桥附近，鸳鸯、长脚鸭、水雉或三五成群，或两两成对，各有一处寻食嬉游的区域，不同鸟群之间彼此保持一定距离，互不打搅和干扰。

这些鸟儿们在各自的领地里悠哉、游哉、乐哉，丝毫不为外界的动静所惊扰。或许它们早已知晓，当地的人们爱鸟护鸟，不会给它们带来任何伤害，还无时无刻关注保护着它们。

这不，在水鸟活动的水域上空，有两只鹰不停盘旋，欲飞临此地掠食美味的意图十分明显。一位农民见状，不停挥舞手中长竿，大声驱赶两只图谋不轨的鹰。我还听说，当地一家根雕艺术店的老板在野外捡拾树根和石头时，曾多次捡到受伤的鸟和从鸟窝坠落的小鸟。他要么将小鸟送回鸟窝，要么将受伤的鸟带回来喂食养伤，等康复后放归自然。

黄山区城区北海北路上，一棵棵高大茂密的行道树也是鸟的欢乐家园。每当华灯初上，百鸟归巢时，枝头鸟儿欢歌鸣叫，追逐跳跃，好不热闹。清晨天明，环卫工人用一棵棵行道树下清扫鸟羽，冲刷鸟粪，天天如此这般，不厌其烦，一改过去棒打“鸳鸯”驱鸟轰鸟的做法，爱鸟护鸟已在黄山脚下的浦溪河畔蔚然成风。

上图：浦溪河畔，成群白鹭栖息枝头。范红波摄

黄山脚下鸟欢唱

周太生



从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城区往南行4公里，到黄山脚下的浦溪河畔汪家村附近两棵高大的杨树上，堆聚着一簇簇“白雪”，仿佛大雪压枝。我们揉揉眼睛，定神察看，发现一簇“白雪”飞离树枝，又一簇“白雪”也追随而去。紧接着，整个树冠枝杈间，一簇簇“白雪”竟都欢歌鸣叫，纷纷离枝而去。它们飞临不远处的河滩，在水边撒欢。原来，“白雪”是近百只似雪的白鹭。河湾另一隅，20多只觅食的灰色苍鹭正紧盯水面，高抬脚杆，慢步前行，一派气定神闲的模样。

到消息，满心欢喜地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。浦溪河畔汪家村附近两棵高大的杨树上，堆聚着一簇簇“白雪”，仿佛大雪压枝。我们揉揉眼睛，定神察看，发现一簇“白雪”飞离树枝，又一簇“白雪”也追随而去。紧接着，整个树冠枝杈间，一簇簇“白雪”竟都欢歌鸣叫，纷纷离枝而去。它们飞临不远处的河滩，在水边撒欢。原来，“白雪”是近百只似雪的白鹭。河湾另一隅，20多只觅食的灰色苍鹭正紧盯水面，高抬脚杆，慢步前行，一派气定神闲的模样。

在浦溪河游客服务中心附近



下图中：杜甫草堂博物馆一景。范明摄（人民图片）

有一种心痛的感觉，这个写下惊风雨、泣鬼神诗篇的杜甫，生前却如此凄凉。杜甫感叹李白：“千秋万岁名，寂寞身后事。”这又何尝不是在感叹自己？我整容肃立，恭恭敬敬地向杜甫像鞠了一躬。

杜甫故居是在旧址上恢复重建的，编篱为墙，涂以泥浆，茅草覆顶，配以木门、木窗。屋内有桌、椅、床、柜，墙上挂着杜甫的画像。院内有池塘、花木、蔬菜，一派田园风光。站在茅屋前，想起著名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，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，杜甫那声慨然长叹，从时光深处悠悠传来。

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，杜甫心里想的却是“天下寒士”，并由衷地感慨：“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！”这是一种怎样宽广博大的胸襟！

“异代不同时，问如此江山，龙蟠虎卧几诗客。先生亦流寓，有长留天地，月白风清一草堂。”走出草堂大门，回首凝视门口这副楹联。先生已作古千年，但他的诗篇仍代代相传，他心系苍生、忧国忧民的情怀感动着无数后人。孰谓公死，凛凛如生！